# 漢書疏證

漢書疏證卷三十

吳　沈欽韓撰

嚴朱吾邱主父徐傳

出虎符發兵

唐六典符寶郎出納符節藏其左而班其右以合中外之契銅魚符所以起軍旅易守長王畿之內左三右一王畿之外左五右一左者在內右者在外行用之日從第一為首後事須用以次發之周而復始宋史兵志康定元年頒銅符篆曰某處發兵符下鑄虎豹為飾而中分之右符五左旁作虎豹頭四左符五右旁為四竅令可勘合又以篆文相向側刻十干字

爲號左五符留京師左符降總管鈐轄知州軍官高者掌之凡發兵樞密院下符一至五周而復始指揮三百人至五千人用一虎一豹符五千人以上用雙虎豹符使者齎宣樞密院傳旨謂之宣頭同下第一符發兵與使者復緘右符以還又輿服志高宗建炎三年改鑄虎符以銅爲之長六寸濶三寸刻篆而中分之以左契給諸路右契藏之明以金牌用寶調發非古制

以節發兵會稽

六典云旌以專賞節以專殺故助得斬司馬也新書百官志節度使辭日賜雙旌雙節行則建節樹六纛入境州縣築節樓迎以鼓角衙杖居前旌幢居中大將鳴珂金鉦鼓

角居後州縣齎印迎于道左罷秩則交聽以節度使印
自隨留觀察營田使等印以郎官主之鑠節按節堂以
節院使主之　按地官掌節注邦節者珍圭牙璋穀圭琬圭琰
圭也彼皆是至故趙岐孟子注節玉節也掌節又有角
節虎節龍節人節皆金也注云角用犀角其制未聞皆
非漢所用惟道路用旌節注云今使者所擁節是也司
常注云全羽析羽皆五采繫之于旞旌之上所謂注旄
于干首也夏采注云緌以旄牛尾爲之綴于橦上所謂
注旄于干首王建大常今以之復去其旒異之於生然
則漢之使節但繫旄徒緌亦去旒不用故蘇得卧起操
持也劉屈氂攺用節上黃旄明是以旄牛尾未史儀衞

志云黑漆竿上施圜盤周綴紅絲拂八層黃繡龍袋籠之王公以下皆有節韜以碧油乃出道家之說非禮制也明志禮部奏漢光武時以竹爲節柄長八尺其毛三重黃公紹韻會注漢節柄長三尺

東甌

溫州府志東甌王故城在永嘉縣西南三十里

贅子

韓愈柳子厚墓誌銘柳州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爲奴婢如淳之說非虛也淮南本經訓贅妻鬻子注贅從嫁也或作質妻與此贅子義同說文贅以物質錢也從敖貝敖者猶放貝當復取之

輿轎

轎字始見於此玉篇轎小車也巨名奇朝二切廣雅輌也史記何渠書山行即轎禹本紀山行乘檋徐廣曰檋一作轎文子自然篇沙用鳩釋音乃鳥切即轎之類也淮南主術訓橋直植立注云橋桔皋上衡也植柱權衡者行之俛仰取制於柱也與曲禮注同釋文音居廟反此輿轎者亦以轆轤縣縋而下所謂梯山是矣徐鍇說文繫傳山行乘樏謂以索系木以自固而行鄧艾伐蜀以氈自裹懸繩以墜是也與鄙意合非後世肩輿之制也宋史輿服志中輿以道路阻險許百官乘轎其制正方飾有黃黑二等凸蓋無梁以篾席為障左右設牖前施簾舁

以長竿二此則今之轎也

唐薛能集自注云蜀人謂税戸爲排戸謂林爲叢箐集夾以深林叢竹

韻作篟云竹茂皃

處之上淦

明統志新淦故城在臨江府東六十里漢時縣治此然地理志僅有新淦縣而此云上淦方輿紀要淦水在臨江府南三十里新淦縣既遷水遂屬清江縣其發源自縣東南茂材鄉之雕嶺經紫淦山出洋湖至清江鎮會蛇溪水入贛江又按寰宇記信州玉山縣東五里有上

千溪水一統志上饒江在廣信府府城南上源卽上千溪聲近或今之上千溪歟

必下嶺水

寰宇記大庾嶺一名臺嶺在虔州南宋改贛州西南一百五十里大庾縣西南二十里貢水源出雩都縣新樂山從東南流入贛縣界經州西北流八十里至縣郭東北二十里與章水合流章水源出大庾縣界聶都山從南康縣東北流合西扶艮熱等水流三十里入贛縣郭與贛水合焉明一統志贛水在贛州府城北章貢二水合而爲一北流至吉安府萬安縣其間爲灘十八一統志自

贛水而上信豐雩都俱有石磧險阻覩十八灘故俚俗以爲上下三百里贛石九灘在贛縣界九灘在萬安縣方輿紀要貢水源出福建長汀縣新路嶺西經瑞金會昌屬贛州府及雩都縣境南北支州悉滙入專循此書所云下贛水盡由貢水上流入贛江此閩越之徑也

餘汗界中

一統志餘汗故城在饒州府餘干縣東北

伐材治船

晉書盧循傳循姊夫徐道覆密欲裝舟艦乃使人伐船材于南康山僞云將下都貨之後稱力少不得致即於

郡贖賣之價減數倍居人貪賤而市之贛石水急出船

甚難皆儲之及道覆舉兵按貲夯而取之無得隱匿者

乃并力裝之旬日而辦按越船不能過嶺故須于大庾

嶺北別治船與徐道覆事正同

閩越王弟甲甲非名巳如日知錄所駁

監祿鑿渠通道

淮南人間訓使監祿轉餉以卒鑿渠通糧道注云鑿通

湘水離水之渠寰宇記秦鑿渠在桂州興安縣二十里

本灕水自柘山之陰西北流西北流至縣西南合零渠

五里始分爲二水昔秦命御史監祿自零陵鑿渠至桂

林故漢歸義侯趙嚴爲戈船將軍出零陵下灕水卽此郡國志後漢伏波將軍馬援開湘水爲渠六十里穿度南城今城南流者是因秦舊瀆耳至唐寶歷初渠道崩壞舟楫不通觀察使李渤遂疊石造橋如鏵嘴范成大石湖集鏵嘴在興安縣五里劈水分二水置石斗門因便制之在人開閉開灕水則全入于桂江擁桂江則盡歸于湘水鑿分水渠三十五步以便行舟輿地廣記桂州理定縣有靈渠故秦史祿所鑿後廢唐李渤立斗門十八以通漕俄又廢咸通元年刺史魚孟威以石爲鏵隄亘四十里植大木爲斗門至十八重乃通巨州全唐文有記新唐書止載李勃事而不記魚孟

威

范成大曰湘水源于海陽山在此下融江融江爲牂柯下流本南下興安地勢最高二水遠不相謀史祿始作此渠派湘之流而注之融使北水南合北舟逾嶺其作渠之法相湘流沙磧中疊石作鏵觜銳其前逆分湘流爲兩激之六十里立渠中以入融江與俱南渠繞興安界深不數尺廣丈餘六十里間置斗門三十六十人但謂之斗門舟入一斗則復閘斗俟水積漸進故循巖而上建瓴而下千斛之舟亦可往來治水巧妙無如靈渠者

迺發適戍以備之

明志桂林府臨林縣北有秦城相傳秦時戍守處赤雅秦始皇發卒戍五嶺地為秦城之北二十里有巖關鳥道不可方軌臨灕融二水間去桂八十里

執事之顏行

管子輕重甲士爭前戰為顏行

廝輿之卒

鶡冠子博選篇四曰廝輿五曰徒隸何休公羊注刈草為防曰廝

而四維之也

晏子外篇不舉四維將不正秦策呂不韋說陽泉君曰

甯于泰山四維

農夫勞至智者擇焉

語見文子上德篇趙策趙武靈王胡服趙文諫語同

於冶南

方輿紀要故冶縣在福州府治北吳錄云越勾踐冶鑄

處也漢閩越國都冶山前故曰越王山閩志冶山在府

城東北

承明之廬

說苑脩文篇天子左右之路寢謂之承明何也曰承乎

明堂之後者也

天王出居于鄭

陸賈新語無爲篇周襄王不能事後母出居于鄭而下多叛其親是時公羊學未行蓋衰周以來相傳之俗說也洎公羊著竹帛乃竊取之

奉三年計最

韓非外儲右西門豹爲鄴令期年上計漢法亦以歲盡上計預歲首大會而遣歸此三年計最蓋遠郡如此見後漢書西南夷傳

吳人也

一統志朱買臣宅在吳縣穹隆山相傳寺基故址也

負戴相隨

御覽樂部琴清英祝牧與妻偕隱作琴歌云天下有道我

黼子佩天下無道我負子戴按今吳縣西四十五里有

藏書廟郡志云是朱買臣樵薪誦書處

歌嘔

淮南泰族訓王遷思故鄉作爲山水之嘔是嘔古謳字

餓死溝中耳

荀子榮辱篇操瓢囊爲溝壑中瘠

將重車

重以大車駕牛俗通四汝南戴幼起爲上計吏獨車載

衣資表汝南太守上計吏戴絳車彼獨車乃鹿車明他計吏固有衣裝大車也計吏職貢方物所載不上衣食具也

居保泉山

師古所指乃今福州府之越王山福州唐初泉州非也寰宇記泉山在泉州晉江縣北五里州因此爲名方輿紀要東越王居保泉山即此

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澤中

此則今之漳州也元和志泉州正南至漳州三百五十里方輿勝覽漳江在漳浦縣南梁山下紀要漳江在縣

南八十里

步歸郡邸

西京雜記買臣懷章綬還至舍亭而國人未知也所知錢勅見其暴露乃勞之曰得無罷乎遺與紈扇買臣至郡引爲上客尋遷爲掾史

吾邱壽王

說苑善說作虞邱壽王新序列女傳楚莊王令尹有虞邱子說苑敬愼篇有吾邱子御覽七百六十四作吾邱注吾一曰虞

善格五

夢谿筆談𩠐融或謂之𩠐戎漢書謂之格五數棊共行一道西京雜記陸博法用六箸或謂之究方言簙謂之蔽或謂之箭楚詞注投六箸行六棊故爲六簙也按此用竹箸秦昭王以博箭著華山頂者又一法也列子說符注古博經博法二人相對坐向局局分十二道兩頭當中名爲水用棊十二枚法六白六黑又用魚二枚置于水中其擲采以瓊爲之瓊畟方寸三分長寸五分銳其頭鑽刻瓊四面爲眼亦名爲齒二人互擲采行棊棊行到處卽豎之名爲驍棊卽入水食魚亦名牽魚每牽一魚獲二籌翻一魚獲三籌若已牽兩魚而不勝者名曰被翻雙魚

彼家獲六籌爲大勝按列子云博者射明瓊張中去聲反兩擒魚而笑郎所云被翻雙魚也殷敬愼釋文六博經鰈比目魚也此言報采獲中翻得兩魚大勝楚策唐且見春申君曰夫梟棊之所以爲能者以散棊佐之夫一梟之不如五散亦明矣魏策博者之用梟欲食則食欲握則握史記魏世家云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止郎此食魚恐被翻故云不便則握淮南泰族訓行棊者或食兩而路窮或予踦而取勝此見雖得食魚尚有對家爭勝故楚詞云成梟而牟呼五白些王逸注五白簙齒也言棊已梟當成年勝張食棊下兆于屈故呼五白以助投此格五者只用五棊故

數五而格後漢書梁冀傳注引鮑宏簺經與劉德同漢魏後謂之五木沈括所云蹙融今亦不知其名列子仲尼篇注有人擲五木百擲百盧格與擲聲同

起白屋

程大昌演繁露春秋莊公丹威宮楹非禮也在禮楹天子丹諸侯黝堊大夫蒼士黈黈黃色也按此郎士以上屋楹方許循等級用釆色庶人則不許是以謂爲白屋師古云以白茅覆屋古無其傳也後世諸侯王及達官所居之屋皆飾以朱故曰朱門朱邸言朱以別於白也

鼎爲周出

公羊桓二年傳注周家以世孝天瑞之鼎以助享祭

後坐事誅

御覽八十八 漢武故事曰上性嚴急不貸小過汲黯每諫

曰陛下愛才樂士求之無倦比得大勞苦神明未盡其

用輒已殺之士資無已之誅臣恐天下賢才將盡陛下

欲與誰爲治乎按此武帝所以悔于壽王之誅也

天子大愷

見司馬法仁本篇

爭者末節也

尉繚子兵議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說苑指武篇屈

宜咎語同

運糧以行重不及事

孫子軍爭篇舉軍而爭利則不及委軍而爭利則輜重

捐

以守北河

戴震水地記黃河行三受降城之南謂之北河水經注河水屈而東流爲北河東逕高闕南山下有長城自高闕以東夾山帶河陽山以往皆北假也蒙恬所取陽山在鐵柱谷西北二百里自谷東至歸化城三百六十里南至黃河鄂爾多斯界五十里今爲瓦喇所瓦喇郎吳喇忒本中受

降城

獸聚至摶景

管子兵法善者之爲兵使敵若據虛若摶景鹽鐵論備胡篇利則虎曳病則鳥折此獸聚鳥散也

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

孫子作戰篇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三略兵老則將威不行將無威則士卒輕刑失伍逃亡敵乘利軍必喪

存亡在所用

周書王佩解存亡在所用離合在出命

逆節萌起

管子勢篇逆節萌生天地未形先爲之政其事乃成越語范蠡對越王語同

上從其計

新序十于此下因禁馬弩不得出關絕遊說之路重附益諸侯之法急詿誤其君之罪諸侯王遂以弱

五鼎食

張晏解爲牛羊豕魚麋按聘禮注少牢鼎五羊豕腸胃魚腊是五鼎無牛也正鼎九腊用麋少牢饋食禮五鼎羊豕膚魚腊腊用麋上腊用兎

在于土崩不在瓦解

淮南泰族訓紂士億有餘萬武王麾之則瓦解而走土崩而下

圖王不成其𡚁足以安

御覽七十七桓譚新論曰儒者或曰圖王不成其𡚁可以霸後漢書王元說隗囂亦作霸

嚴終王賈傳

人人自以爲更生

韓詩外傳民勞思佚治𢎞思仁刑危思安國亂思天

尉陀將卒戍越

任賢之誤使囂戍越因爲海尉趙佗應以偏裨與行耳

窮兵之禍也

齊策蘇代曰用兵窮者亡

此人臣之利

韓非定法篇戰勝則大臣尊按宋富弼說契丹主本此

年十八選爲博士弟子

見儒林傳年十八以上也民年二十三爲正卒盡先優

假之五年五年五年無成則給繇役無所憾

隨畜薦居

言隨畜牧居于水草爾雅翼薦澤草之名三蒼六畜所

食曰薦莊子亦知麋鹿食薦師古解薦爲屢固執居不安住之說不通

劾偃矯制大害

功臣侯表注如淳曰律矯詔大害要斬唐職制諸侯上書奏事即誤有害者各加三等杖六十上加注云有害謂當言勿原而言原之當言千疋而言十疋顚己之宜

繁露精華篇公子結受命媵陳道生事從齊桓盟春秋弗非以爲救莊公之危公子遂命使京師道生事之晉春秋非之以爲是時僖公安甯無危也故有危而不專

救爲之不忠無危而擅生事是卑君也畢義本此

膠東南近琅邪

漢志膠東國治卽墨方輿紀要卽墨故城在平度州東南六十里今俗稱爲朱毛城

予軍繻

繻卽過所書紙也盧氏旣濟卦注繻者布帛端末之識也

横草之功

言刈草爲防與搜狩之役

九江被公

御覽八百五十九宣帝詔徵被公見誦楚詞被公年衰老每一誦輒與粥

依鹿鳴之聲

鹿鳴之樂漢見存也唐行鄉飲酒禮亦歌鹿鳴通典禮十三開元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上疏曰州縣久絕雅聲不識古樂請于太常調習雅聲則當時歌鹿鳴自有雅聲也禮儀通解詩樂篇載小雅六詩譜二南六詩譜朱氏亦疑其妄云古樂有唱有嘆唱者發歌句也和者繼其聲也詩辭之外應夏有疊字散聲以歎發其趣故漢晉之間舊曲既失其傳則其辭雖存而世莫能補故

爲此也若但如此譜直以一聲叶一字則古詩篇篇可歌無復樂崩之歎矣夫豈然哉愚攷宋史樂志政和七年典樂裴宗元言乞按習虞書賡歌夏之五子商之那周之關雎麟趾騶虞鵲巢鹿鳴文王淸廟之詩則彼時固嘗試之爲大晟制作大抵如此而傳其譜者托開元以自重至于今非特漢鹿鳴之聲不可知卽開元太常之雅亦芒然矣朱氏又云十二詩譜乃趙彥肅所傳云卽開元遺聲也江永禮書綱目云趙彥肅朱子門人字子欽

論太牢之滋味

列子楊朱篇周諺曰田父可坐殺一朝處以柔毛綈幕

鷹以粱肉蘭橘心痛體煩內熱生病矣

五始之要

說苑尊賢篇其惟五始之要治亂之端在乎審已而任

賢也

王良執靶

晉語尹鐸以其賞如伯樂氏韋昭注與張晏同師古既

云參檢內外傳而不知王良字伯樂反以張晏爲失不

亦陋乎

韓哀附輿

呂覽勿躬篇韓哀作御按自大撓至巫咸類謂之中古

之人非韓文侯

卑辱奧渫

易解荀爽曰渫去穢濁淸潔之義也王弼云渫不停汙之謂也向秀曰渫者浚治去泥濁也拔井而待渫則爲汙濁矣與張晏注汙也義相生

伯牙操遞鍾

淮南脩務訓鼓琴者期于鳴廉脩營而不期于濫脇號鍾宋書樂志齊桓琴曰號鍾雲笈七籤軒轅本紀黃帝之琴名號鍾作遞者俗寫誤

逢門子彎烏號

諸書作鑪門之蒙同聲鹽鐵論作逢須韓詩外傳六齊弓人之妻見景公曰此弓者泰山之南烏號之柘

偃卬詘信

熊經鳥伸若五禽之戲也

呴噓呼吸

歎息服氣

使褎往祀焉

後書西南夷傳注王褒碧雞頌曰持節使者王褒謹拜南崖敬移金精神馬縹碧之雞處南之荒深谿回土非土之鄉歸來歸來漢德無疆廉平唐虞澤配三皇一統

志金馬山在雲南府昆明縣東二十五里碧雞山在縣
西南三十里

南方海中洲居

寰宇記崖儋振瓊萬安五州都在海中州方千里四面
抵海北渡海揚帆一日一夜至雷州明志瓊州府定安
縣南有五指山五峯高大亦曰黎母山黎人恃其深阻
據爲窟穴歷代常爲寇患山外爲熟黎內爲生黎一統
志珠崖故郡在瓊州府瓊山縣東南縣志在縣東南三
十里東潭都即漢譚都縣

其民暴惡

寰宇記生黎殺行人取齒牙貫之于項以衒驍勇弓刀未嘗離手

吏亦酷之

吳志薛綜傳珠崖之廢起于長吏覩其好髮髡以爲髲

長城之歌

水經注河二楊泉物理論曰秦築長城死者相屬民歌曰生男愼勿舉生女哺用脯不見長城下尸骸相支拄陳琳飲馬長城窟行用此語

鸞旗在前

宋史輿服志鸞旗車漢爲前驅赤質曲壁一轅上載赤

旗繡鸞鳥駕四馬駕士十八人

斷獄萬數

風俗通云太宗時明民重犯法治理不能過中宗之世

地節元年天下斷獄四萬七千餘人如捐之言復不類

前世斷獄皆以萬數不三百人按捐之言文帝斷數百

也宣帝斷獄四萬七千餘人蓋通計髡鉗以上若武帝斷萬數皆謂死刑

如應劭言豈宣帝時反酷于武帝數倍必不然矣

父子同川而浴

尙書大傳吳越之俗男女同川而浴任昉述異記桂林

東南海有裸川

相習以鼻飲

御覽七百八十六　裴淵廣州記曰烏滸人以鼻飲水口中進啗如故桂海虞衡志南人習鼻飲有陶器旁植一小管若瓶嘴赤雅鼻夷獠族鼻如垂鈎隅目好殺深明水脈間出市鹽與之酒鼻飯輙盡

顬顬

淮南覽冥訓猛獸食顓顬民按顬猶蠕栝跋𤏲以柔然爲蠕蠕也

期思侯並可爲諸曹

錢大昕曰侯並當是人姓名期思其所居縣期思侯賁赫堯于文帝時以無後國除安得更有嗣位者師古說

非是

汲直

蜀李雄號范長生爲范賢汲直之比也

漢書疏證卷三十終

浙江書局重刊

丁立誠校

吳士鎔校

高復祥校

# 漢書疏證卷三十一

吳　沈欽韓撰

## 東方朔傳

厭次人也

明統志厭次故城在濟南府陵縣東北三十里

少失父母

洞冥記東方朔父張夷字少平妻田氏女夷二百歲顏如童子朔生三日而田氏死時景帝三年也論衡道虛篇又言東方朔姓金氏皆俗說也朔自言少失父母其父豈得二百歲乎

誦二十二萬言

釋言邢昺疏論語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左傳趙簡子稱子太叔遺我以九言皆以一句爲一言漢書東方朔誦二十二萬言則以一字爲一言也邵晉涵曰戰國策臣請三言而已曰海大魚左傳疏引易說云伏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是則一字爲一言其來已久

齒若編貝

韓詩外傳九引傳曰目如擗杏齒如編貝古語已久

高自稱譽

韓非說林鄙諺所謂虜自賣裘而不售士自譽辨而不
信
守宮
御覽一三十　淮南萬畢術曰七月七日採守宮陰乾之合
以井華水和塗女身有文章即以丹塗之不去者不淫
去者有姦張泌妝樓記開元初宮人被進御者日印選
以綢繆記印于臂文曰風月常新印畢漬以桂紅膏則
水洗色不退按桂紅膏者亦守宮之類
臣嘗受易
東方朔有靈棊經詳藝文志按管輅射覆亦以易卦其卦辭

蓋如焦易林有立成法也

郭舍人

西京雜記郭舍人善投壺激矢令還一矢百餘反謂之爲驍言如博擧梟於掌中爲驍傑也每投壺輒賜金帛

樹上寄生

寄生即是寓木苑童附著樹支其局縮謬卷旁自生枝節有類于鉤故蘇林爲鉤貫物者也鄭樵草木略寄生有兩種一種大者葉如石榴葉一種小者葉如麻黃葉其子皆相似大者曰蔦小者曰女蘿政和本草圖經曰葉如橘而厚軟莖如槐枝而肥脆三四月生花黃白色

六月七月結實黃色如小荳大凡槲櫸柳水楊楓等上皆有寄生惟桑上者堪用斷其莖而視之色深黃并實中有汁稠黏者爲眞按寄生樹爾雅本草詳矣顏籀必以爲芝蘭之類不解其何心也

是窶數也

釋名窶數猶局縮皆小意也按何晏景福殿賦蘭栭積重窶數矩設注言蘭栭重疊交互以相承有似窶數故借其名焉則蘇林四鎖鐵鉤之義也鉤鎖栝連即是局縮小意師古以爲戴器無稽之說續博物志王獻窶數貢餅人結茅爲經以戴頭上狀如環此演師古之說也

栢者鬼之廷也

陵寢兆域爲栢城齊書王僧虔傳鬼惟知愛深松茂栢

狋吽牙者兩犬爭也

秦策投之一骨輕起相牙有爭意也龍龕手鑑吽與呴

同牛鳴也

伏日當蚤歸

宋史職官志秘書省官遇庚伏則前期遣中使諭旨聽

以早歸所以待遇儒臣非他司比

歸遺細君

褚先生補傳朔時詔賜食于前飯已盡懷其餘肉持去

衣盡污數賜縑帛擔揭而去徒用所賜錢帛取少婦于長安中好女率取一婦歲取者即弃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于女子左右諸郎率呼之狂人觀此可知細君非妻名又不可自稱其妻爲小君

微行始出

御覽八十八漢武故事曰與霍去病等十餘人按建元三年疑霍去病尚未入侍皆輕服爲微行且以觀戲市里察民風俗嘗至蓮芍通道中行人皆奔避路上怪之使左右問之云有持戟前呵者數百人時微行率不過二十人馬七八匹更步更騎衣如凡庶不可別也又嘗至栢谷亭夜宿亭

長不內乃宿于逆旅逆旅翁謂上曰汝長大多力當勤稼穡何忽帶劍衆夜行此不欲爲盜則淫耳上嘿然不應因乞漿飲翁答曰吾止有溺無漿也有頃還內上使覘之見翁方與少年十餘人皆持弓矢刀劍令主人嫗出撥過客嫗婦謂其翁曰吾觀此丈夫非常人也且亦有備不可圖也天寒嫗酌酒多與夫及諸少年皆醉嫗自縛其夫少年皆走婦出謝客殺雞作食平旦上去是日還宮乃召逆旅夫妻見之賜嫗千金擢夫爲羽林郎自是懲戒希復微行 按此事潘岳西征賦言之定不妄也

阿城以南

長安志秦阿房宮一名阿城在長安縣西二十里西北三面有墻南面無墻周五里一百四十步十六國春秋曰苻堅建元二十年慕容冲據阿房城舊唐書太宗趣司竹李仲文何潘仁向善志等歸附之衆頓阿城獲兵六十三萬文苑英華張賁㷀茹公碣葬於京兆長安縣永平鄉阿房殿之墟

宜春以西

三輔黄圖宜春下苑在京城東南隅杜縣東近下杜

累郎臺

龜筴傳左彊教紂爲象郎將至于天

殷作九市之宮

御覽一百七十三 六韜曰殷君喜治宮室七十三所大宮百

里宮中九市初學記居處部　太公六韜曰武王伐殷得二大夫問曰殷國將亡亦有妖乎曰殷君喜脩宮室大者宮室九市按尸子君治篇天下者宮中三市而堯鶉居桓公宮中二市婦閭二百所謂九市三市二市蓋永巷之長也初學記又引戰國策曰齊國將亡亦有妖乎其一人曰齊桓公宮中七市桓常作湣

遂起上林苑

御覽四百五十七　東方朔別傳曰人有殺上林鹿武帝大怒下有司殺之羣臣皆相阿殺人主鹿大不敬當死東方朔時在旁曰是人罪當死者三使陛下以鹿之故殺人一當死使天下聞之皆以陛下重鹿賤人二當死匈奴

即有急推鹿觸之三當死武帝默然遂釋殺鹿者之罪

冊府元龜七百九十七 武帝時建章宮後閣重閣櫟中有物出焉其狀如麋以聞帝往臨視之問左右羣臣習事通經術者莫能知詔東方朔視之朔曰臣知之願賜美酒粱飯大飧臣臣朔乃言詔曰可以餐又曰某所有公田魚池蒲葦數頃須陛下賜臣臣朔乃言曰葦所謂騶牙者也遠方當來歸義而騶牙先見其齒前後若一齊等若牙故謂之騶後一歲匈奴渾邪王果將十萬衆來降

按建章宮在太初元年立渾邪王于元狩二年降小說不堪檢點如此姑附志之

主傅

漢官儀長公主傅秩千石或云六百石　中行說傅翁主即此

官師古妄說

銷憂者莫如酒

述異記漢武帝幸甘泉長安阪道中有蟲赤如肝頭目口齒悉具人莫知也東方朔曰此古秦獄地積憂所致夫積憂者得酒而解乃取蟲置酒中立銷

號曰董君

藝文類聚二十　史記曰董偃與館陶主家兒博戲殿下主伏檻視之偃負財饒人勝則有讓主益奇之

中府

漢官儀公主私府秩六百石

大爲主費

按漢之儀法不可考武林舊事高宗幸張府節次畧云張俊進奉繡花高飣一行八果壘樂仙乾果子义袋兒一行鏤金香藥一行雕花蜜煎一行砌香鹹酸一行脯腊一行垂手八盤子再坐切時果一行時新果子一行雕花蜜煎一行砌鹹酸一行瓏纏果一行脯腊一行下酒十五盞第一盞花炊鵪子荔枝白腰子第二盞嬭房簽三脆羹第三盞羊舌簽萌牙肚胘第四盞豚掌簽鵪子羹第五盞肚胘膾鴛鴦煠肚第六盞沙魚膾炒沙魚襯湯第七盞鱔魚炒鱟鵞豚掌湯齏第八盞螃蟹

醎豉爛房玉蘂羹第九盞鮮蝦蹄子膾南炒鱔第十盞
洗手蟹鯚魚假蛤蜊第十一盞五珍膾螃蟹清羹第十
二盞鵪子水晶膾猪肚假江瑤第十三盞蝦橙膾蝦魚
湯齏第十四盞水母膾二色繭兒羹十五盞蛤蜊生血
粉羹其插食炒白腰子炙肚胘炙鵪子脯
潤鷄潤兔炙炊餅鸞骨按以下文煩不載　勸酒果子庫
十番厨勸酒十味準備上細壘四卓又次細壘二卓對
食十盞二十分　對展每分時果子盤兒晚食五十分直殿
官大楪下酒鴨簽類十一件值殿官合子食脯鷄等十一件值殿官果
子楪十隔準備辟方瓠羹外官食次第[illegible]平章事秦檜燒羊[illegible]粥燒餅食
十味大碗百味羹糕兒盤勸簇五十饅頭血羹燒羊頭
雜簇從食五十事肚羹羊舌託胎羹雙下大膀子三脆
羹鋪羊粉飯大簇飣鮓糕鵪子蜜　參政余若水
煎三十樣時果一合酒三十瓶　第二等　樞密巫伋殿
師湯存中太尉吳益兩郡王各食十　侍從七員
味蜜煎一合切燒羊一盤酒六瓶　第三等　管軍二員

知閤六員各食七味劉樂一合酒五瓶 第四等 環衛官九員宣贊舍人十八人閤門祗候二十人看班祗候八人提點兼祗應行首五人三省樞密房副承旨六人隨駕諸局幹辦監官等十人各食五味時果一合酒二瓶 第五等 閤門承受十人知班十五人御史臺十六人各食三味酒一瓶 聽喚中官等五十分 各食五味斬羊一斤饅頭五十箇角子一箇鋪薑粉飯下飯鹽豉各酒一瓶 又進奉盤合寶器古器汝窯合仗書畫匹帛內珠子十二號共六萬九千五百九顆遞物稱是 進奉犒設隨駕官紫羅五百匹雜色纈羅五百匹馬下目子錢一萬貫文 禁衛一行祗應人等錢二萬貫炊餅二萬个熟猪肉三千斤爊爆三十合酒三千瓶 以是推之則車駕邀留之費固鉅矣

主人翁

宋玉諷賦臣嘗出行僕飢馬疲正值主人門開主人翁

出緑幘傳韝隋禮儀志黑幘上下通服之庖人則緑幘古今注穣衣廝役之服也取其便于用耳乘輿進食者服穣衣漢董偃緑幘靑韝加穣衣以見武帝廚人之按韝即是穣衣非別有穣衣穣字當爲攘鄉射禮注遂射韝也其非射時則謂之拾拾斂也所以斂衣滑稽傳親有嚴客髡帣韝鞠跽徐廣曰帣收衣袖韝臂捍也按此卑幼當行酒供炙故亦服與此傳韝事同也列女傳文伯引袵攘捲淮南原道短袂攘捲捲疑爲棬皆是韜束其袂以便手作即古今注云攘衣者矣攘衣必須傳韝御覽八百十六漢舊儀曰大官賜官奴婢各三十人大置酒日皆

䊢韝蔽膝此其證也別有褌衣無胡之襟非此臂韝也

胞人

莊子庚桑楚陽以胞人籠伊尹釋文本又作庖又作炮呂覽本味有侁氏君令焊人養之注焊猶庖也禮記祭統煇胞翟閽亦以胞爲庖

大蝛

詩傳只以短狐解何嘗有別名蝛之魅哉師古妄說

伯姬燔而諸侯憚

憚同癉公羊傳何休云重錄伯姬之賢爲諸侯所閔憂釋詁癉勞也郭璞引詩哀我勞人正義云憚勞釋詁文

是嬋憚通用靡劭作敬憚解非也師古盲人專取俗說

淫亂之漸其變為篡

繁露王道篇觀乎陳陀宋閔知妒淫之禍

集上書囊以為殿帷

風俗通曰文帝雖節儉未央前殿至奢雕文五采畫華欀璧璫軒檻皆飾以黃金其勢不可以書囊為帷奢儉好醜不相副倂按未央前殿創自蕭何令後世子孫無以加與文帝無涉集書囊為帷自可他處作障不必即施前殿應劭之論固矣東觀記舊制上書以青布囊素裹封書不中式不得上

推甲乙之帷

西京雜記武帝為七寶床雜寶案廁寶屏風列寶帳設

于桂宮時人謂之四寶宮

易曰正其本至差以千里

說苑建本賈子胎教引易曰同列女貞順傳引作傳曰

知非易正文

夏育

秦策夏育太史啟叱呼駭三軍然而身死于庸夫

式道候

晉書輿服志大駕鹵簿靜室令中道式道候分左右最

在前

行步偶旅

字書無偶字列子立命篇北宮子偶偶而步釋文云本作踽字林云疏行人旅當爲膂證不右脊骨也篆文從膂此旅乃膂之省也莊子列御寇一命而呂鉅音義云矯兒正與偶旅相證此則傴僂曲謹也

海內無雙

鹽鐵論毀學篇東方朔自稱辯略消堅釋石當世無雙

執戟

賈子官人篇執戟居前能舉君之失過左右也唐書徐圓傳以鈐謀射策甲科授執戟百官志武后天授二年置諸衞司階中侯司戈執戟謂之四色官

同胞之徒

胞疑袍之誤東方朔官宿衛指同舍郎爲同袍悉力募

之說文募廣求也楊倞荀子注募招也趙策寡人願募

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

時異世異

文子道德篇世異則事變時移則俗易韓非五蠹世異

則事異

匈匈而易其行

以上語見荀子天論

君子道其常

荀子榮辱篇君子道其常而小人道其怪

人至察則無徒

自此至使自索之並見大戴子張問入官篇

黈纊充耳

大戴記作黈絖玉篇黈黃色也又絖綿也與纊同　又晏子諫篇冕前有旒多所見也纊結玧耳惡多所聞也

以窺闚天

說苑辯物趙中庶子謂扁鵲曰以管窺天以錐刺地元史天文志太史郭守敬以謂昔人以管窺天宿度餘分約為太半少未得其的明史歷志窺管圓徑寸許

以蠡測海

方言蠡陳楚宋衞之間或謂之瓢韓詩外傳八子貢曰臣之事仲尼譬猶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

以莛撞鐘

說苑善說篇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鐘而撞之以挺豈能發其聲文選注引說苑作莛與此同　按集韻莛說文莖也一曰屋梁莛說文維絲筦一曰楚人結草折竹卜曰莛篿按王逸離騷注莛小折竹也字當從莛莊子齊物論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此正以小大好醜相形而郭象解莛橫而楹

機司馬彪以莛爲屋梁非是

孤豚之咋虎

吳子圖國備進戰退守而不求能用者譬之猶伏雞之搏貍乳犬之犯虎雖有鬭心隨之死矣

談何容易

鹽鐵論箴石篇賈生有言曰懇言則辭淺而不入深言則逆耳而失指故曰談何容易

惡來葦等

秦本紀惡來革者蜚廉子說苑雜言子石曰惡來革長鼻決耳楚詞惜誓來革順志而用國此葦字訛汪文盛本及文

選並是華

以咏先王之風

以上語書傳孔叢並同

八言七言上下

按楚詞章句有東方朔七諫疑即八言七言不然不應

遺于劉向也又御覽三百五十有東方朔對驃騎難

從公孫弘借車

御覽四百八十五東方朔別傳曰朔與公孫弘借車書曰朔

當從甘泉願借外廐之後乘木槿夕死而朝生者士亦

不必長貧也

滑稽之雄乎

楚詞卜居突梯滑稽王逸云轉隨俗也鹽鐵論世務篇諸

生無徒守推車之語滑稽而不可修

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傳

北地義渠人

一統志義渠故城在慶陽府寧州西北

封平曲侯

寰宇記平曲故城在霸州益津縣東三十三里方輿紀要今霸州治日下舊聞

南山之竹不足受我辭

呂覽明理篇盡荆越之竹書罪無窮語本此

斜谷之木不足爲我械

軒轅本紀黃帝殺蚩尤于黎山之邱擲其械于大荒之

中化爲楓木之林

疾置以聞

韓非難勢篇良馬固車五十里一置

丞相秘之

按帝在外而骨肉內變不可使外聞之秘之是也既得

璽書自如詔奉行

以牛車爲櫓

六輅軍用有武翼大櫓倉卒故以牛車輪代之春秋傳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蒙之以甲爲櫓是也

千秋爲高寢郎

褚先生田仁傳作長陵令車千秋

千秋上急變

鄭注太僕職云今時上變事擊鼓

妄一男子上書

晏子諫篇君將使嬰勅其功乎則嬰有壹妄能書足以治之矣

小車入宮殿中

齊書輿服志漆畫牽車小形如輿車皆金塗校飾御及皇太子所乘

即古之羊車也今不駕羊猶呼此車爲羊車又輿車形如

軺車漆畫金校飾人舉之一曰小輿小行幸乘之皇太子亦得于宮

中乘之考工記有羊車鄭曰羊善也字通詳則先時本

有羊車不謂以羊駕

爲被陽令

一統志被陽故城今青州府高苑縣治

延年起至更衣

此更衣似當爲厠論衡四諱篇更衣之室可謂臯穾然

不以爲忌是漢又謂厠爲更衣鄭司宮人注匽路厠也

釋名厠或曰軒前有伏加殿軒也㮼軒聲同更衣之名

以此歟御覽三百九十六陳留張伯喈夕時到更衣婦復牽伯喈披彼更衣亦與論衡同不爲延賓之室也

移長度

管子輕重甲死而不葬者子之長度並謂公家羨餘

以其能高人

家語觀周篇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

嘗使行事肆宗廟

小宗伯職凡禱祠肄儀爲位鄭云若今時肄司徒府也

此長樂奉詔卒百官肄丞相府服虔註謬乘朱輪者十

人列侯中二千石乃乘朱輪其可知者惟惲兄弟耳

仰天拊缶

墨子三辯農夫息于聆缶之樂文子上德篇君子有酒

小人鼓缶

習俗移人

晏子外篇汨常移質習俗移性荀子儒效習俗移志安

久移質

騶馬猥佐成

案太僕屬無騶馬署安得有史有佐漢官儀廐令置騶

二十人葢騶之雜佐名成者

常兩吏扶夾

晉制光祿大夫以上給扶始此

輒加罪笞督

齊書江謐傳坐杖督五十隋書形法志諸督罰大罪無過五十三十小者二十御覽二百五十晉令曰應受杖而體有瘡者督之也按晉刑法志魏明帝令婦人加笞還從鞭督之例以其形體裸露故也然則笞須解衣督不解衣督是杖脊笞是捶臀也俗人莫曉督之義只訓爲督察御覽刑法部于笞杖之下猶存此名目

其辭曰

此爲鹽鐵論末篇汝南朱生作朱子伯中山劉作劉子雍

斗筲之徒何足選也
剌義篇文學之斥丞相史者深痛矣選與算同盤庚世
選爾勞釋文選卽算也
楊胡朱梅云傳
楊王孫者
例不當單舉字西京雜記楊貴字王孫京兆人死卒裸
葬於終南山其子孫掘土鑿石深七尺而下屍上復蓋
之以石欲儉而及奢常璩漢中志云成固人
從上祠雍
功臣表祁侯它以元光三年免侯帝紀元光二年行幸

雍祠五時則祁侯書所云從祠雍郎在元光二年

口含玉石欲化不得

御覽八百十一漢東園私記曰亡人以黃金塞九竅則尸終不朽八百八八以雲母壅尸則亡人不朽

葛藟爲緘

墨翟節葬篇堯北教乎北狄道死葬蛩山之陰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緘之土地之深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尸子舜葬南巴之中衣衾三領欵木之棺葛以緘之

守軍正丞

說苑指武篇云守北軍尉

堂皇

廣雅釋器堂皇壂也同殿釋宮無室曰榭郭云即今堂埋

按今爲講武榭

黃帝李法

說苑理法李理義同兵陰陽家黃帝李法十六篇下軍

法乃漢南北軍制也

致民志也

以上語見司馬法天子之義篇

渭城令

元和志秦咸陽縣在今縣東二十二里漢渭城縣亦理

于此寰宇記後漢省入長安

建自殺

鹽鐵論訟賢篇東海成顒河東胡建以術蒙舉起卒伍爲縣令文學曰二公懷精白之行行忠正之道不避强禦卒爲衆枉所排

攝齊

孔安國鄉黨注衣下曰齊皇侃曰裳下縫也說文齌緶也師古謬爲裳

朱雲折其角

西京雜記長安有儒生曰惠莊聞朱雲折五鹿充宗之

爾乃嘆曰𥠖粟犢反能爾耶吾終恥溺死溝中遂裹糧
從雲雲與言莊不能對逡巡而去拊心謂人曰吾口不
能劇談此中多有
丞相故安昌侯
張禹按故字當在丞相之上
尚方斬馬劍
唐六典武庫令職注云陌刀長刀蓋古之斬馬劍玉海
百五十一熙甯五年作坊造斬馬刀刃長三尺餘鐔長尺餘
首為大環上出
以旌直臣

淮南齊俗訓晉平公出言而不當師曠舉琴而撞之跌衽宮壁韓非難篇平公斂衽而避琴懷于壁左右欲塗之平公曰舍之以爲寡人戒說苑君道篇師經鼓琴魏文侯起舞曰使我言而無見違師經援琴而撞文侯中旒潰之左右曰罪當烹文侯曰釋之援琴于城門不補旒以爲寡人戒此旌直臣故事也宋史陳禾傳禾抗疏劾童貫奏未終上拂衣起禾引上衣請畢其說衣裾落上曰正言碎朕衣矣內侍請上易衣上卻之曰留以旌直臣容齋隨筆至今宮殿正中一間橫檻獨不施欄楯謂之折檻自漢以來相傳如此

求假軺傳

晉書輿服志一馬曰軺車二馬曰軺傳

制作儀品

玉海六十八 論衡曰高祖詔叔孫通制作儀品十六篇按

後書曹褒傳云叔孫通漢儀十二篇

而以九九見者

事見說苑尊賢韓詩外傳三 周髀算經商高曰數之法

出于圓方圓出于方方出于矩矩出于九九八十一注

九九者乘除之原也夏侯陽算經曰夫乘除之法先明

九九一從十橫百立千僵千十相望萬百相當滿六已

上五在上方六不積算五不單張上下相乘實居中央

言十自過不滿自當以法除之宜得上商從算相似橫

算相當以次右行極于左方

理軍市也

淮南詮言訓滌杯而食洗爵而飲浣而後饋可以養家

老而不可以饗三軍

循高祖之軌

韓非飾邪篇家有常業雖飢不餓國有常法雖危不亡

陛下不見其形

韓非有度篇人臣之侵其主如地形焉即漸以往使人

主失端東西易面而不自知

始庸庸

今洛誥作燄燄杜預左傳注引爲㷋㷋按庸庸如熒熒

六韜守土篇熒熒不救炎炎奈何炎卽燄書云火始則

不當爲燄燄也

亦亡及已

韓非外儲右上子夏曰善持勢者蚤絶姦之萌

諸侯奪宗

通典吉禮十一宋庾蔚之謂曾子問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

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小記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

至諸侯尊絶大夫不得以太牢祭卿大夫之家是以經

無諸侯爲宗服文則知諸侯奪宗各自祭不須就宗祭也

賢者子孫宜有土

昭三十一公羊傳曰曷爲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也

自刎吳章弟子

西京雜記平陵曹敞在吳章門下獨稱吳章弟子收葬其屍平陵人爲立碑于吳章墓側在龍首山南幕嶺上按傳作云敞彼爲曹敞參錯廣韻云姓出自祝融之後春秋邳子外傳妘姓元和姓纂漢有云敞皆據傳

霍光金日磾傳

安得遺詔

按帝紀武帝以後元二年二月崩光等以昭帝始元二

年封果有遺詔何至自逾兩年遺詔信妄也蓋上官氏

銳欲自倖託之

止進有常處

詩傳委蛇行可從迹也與此義同

止畫室中不入

蓋已移光祿勳禁止也續志少府屬有畫室署長然則

被告劾者待罪之所

欲歸溫室中

三輔黃圖溫室殿武帝建冬處之溫煖也西京雜記曰

溫室以椒塗壁文繡被之香桂爲柱設火齊屛風鴻羽

帳規地以蜀賓穊瑜

典屬國臣武

容齋四筆武傳昭帝時免武官以故二千石與定策此奏直稱曲屬國宜紀封侯亦然恐誤

不素食

按喪服傳始死至葬朝一溢米夕一溢米既虞食疏食程瑤曰喪服足徵記曰疏食者稷食也按人君于子卯稷食庶人凶年亦稷食水飲既練始食菜果飯素食程瑤田曰始食菜果卽按云飯素食其爲無酒肉何待言蓋葬前哉令母絕粒餓死而已既葬始惡食不取飽至練後哀殺乃使其故量取飽而止不飲酒食肉若侍于尊者亦食之

矣通計前後故鄭注素猶故也謂復平生時食也子夏作傳時安知佛法所謂葷素之食而顏籀以鄙俗習聞輕訾先儒經訓眞小人無忌憚者至此傳稱不素食又別一義管子禁藏篇果蓏素食當十石注果蓏不以火化而食故曰素食墨子辭過篇古之民未知爲飲食素食而分處然則居喪之禮亦不火食只以精糗菜果爲膳讀如春秋獻素之素亦不當以釋氏說爲解

輦道牟首

三輔黃圖牛首池在上林苑中西頭按昌邑王尙未得出宮殿瓚以爲牟首池非也左思魏都賦所云師古說云吳都

長途傘首者傘旄聲同即旄頭先驅也

閣室中

後書何進傳尚書盧植執戈于閣道窗下是閣道有室也

小馬車

黃圖有果馬廄述異記曰南出果下牛高三尺漢樂浪郡有果下馬並高三尺魏志穢圖出果下馬漢桓帝時獻之宋史輿服志羊車古輦車也隋駕以果下今亦駕以二小馬

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

御覽五百新序曰昌邑王治側鑄注之誤冠十枚以冠賜師友儒者後以冠冠奴龔遂免冠歸之王曰王賜儒者冠

下至臣今以餘冠冠奴虜是大王奴虜畜臣也又六百八十

二新序曰龔遂諫云高皇帝花綬五等陛下取之而與

賤人臣以爲不可

節上黃旄以赤

按東京之世皆承用黃旄不敢改至董卓始改赤見袁紹傳

注

祖宗廟祠未舉

未滿旣葬三十六日之制故未祠廟

爭臣七八

荀子子道篇作四人家語三恕篇仍七人蓋據孝經改

其以河北東武陽

河北縣屬河東郡一統志河北故城在解州芮城縣東北里許東武陽故城在東昌府朝城縣西

玉衣

後書東夷傳夫餘王葬用玉匣卽此玉衣

題湊

檀弓天子柏椁以端長六尺鄭云以端題湊也正義椁材並皆從下累至上始爲題湊之嚮也言木之頭相嚮而作四阿也（釋文題頭也湊聚也）呂覽節喪篇題湊之室高誘曰室槨藏也題湊複累按此爲槨之題湊也喪大記注云

天子之殯居棺以龍輴欑木題湊象槨上四柱如屋以
覆之盡塗之諸侯輴不畫龍欑不題湊象其他亦如之
此殯之題湊也皆天子之制
至茂陵
寰宇記霍光冢在茂平二陵閒今人耕田時得柏木如
塹形謂之柏塹按傳云送至茂陵茂陵在西安府興平
縣東北十七里則光墓當亦在此蓋平陵之西茂陵之
東
長安男子張章告之
褚先生補侯表云章父故潁川人爲長安亭長失官之

北闕上書寄宿霍氏第舍卧馬櫪間夜聞養馬奴相與語言諸霍氏子孫欲謀反狀因上書告反爲博成侯封三千戸

卒不得遂其謀皆讐

顧炎武曰左傳僖五年無喪而戚憂必讐焉注讐猶對也律歷志注鄭德曰相應爲讐也師古妄屬有功爲讀非也

曲突徙薪

淮南說山訓淳于髡之告失火高誘注淳于髡告其鄰使曲突徙薪鄰人不從後竟失火言者不爲功焦頭爛額

爲上客說苑權謀篇奊作𡍷廣雅竈窗謂之𡍷

日磾捽胡

呂覽忠廉篇王子慶忌捽要離投之于江釋名胡互也在咽下垂能歛互物也

秺侯

說文作秺云濟陰有秺縣明志兗州府城武縣南有廢秺縣

賜姓金氏云

廣韻金姓古天子金天氏之後又漢複姓有金留氏按孝景王皇后先嫁金王孫爲婦是漢本有金氏

趙充國辛慶忌傳

隴西上邽人

明統志趙充國宅在秦州淸水縣北二里

湟水

北一統志湟河番名波洛冲克克河在西甯府邊外西北青海源出噶爾藏嶺入西甯西川邊內是爲西甯河

從沙陰地　至　入窮水塞

按沙陰卽流沙地寰宇記居延海在甘州張掖縣東北一千六百里古之流沙澤按鹽澤卽蒲昌海長坑長城之脔寰宇記故長城漢書謂之遮虜障在肅州酒泉縣

北窮水塞亦在張掖縣北淮南地形訓弱水出自窮石注窮石山名在張掖北塞水也史記正義括地志云蘭門山一名窮石山在甘州刪丹縣西南七里按入此塞卽旱开所居鮮水上矣晉書載記禿髮傉檀追沮渠蒙遜于窮泉是也

南抵屬國

此當爲張掖屬國時金城尚未置屬國

在陽關西南

一統志古陽關在安西廳沙州衛西南

兵難喻度

六韜軍勢篇勢因于敵家之動變生于兩陳之間奇正

發于無窮之源故至事不語用兵不言

小利不足貪

司馬法定爵曰軍無小聽戰無小利

四望陿中

寰宇記鄯州湟水縣四望山有水出其陽一名湟河亦謂樂都水明志西甯衛東南有峽山石亦曰湟峽又東有四望山亦曰四望峽

至落都

即樂都南涼禿髮傉檀所居因此名一統志故樂都都今西甯府碾伯縣治

行必為戰備

吳子論將篇備者出門如見敵

止必堅營壁

通典一百五十七諸軍營下定事須防禦于營外去幕二十

步列隊伏如臨陣對寇法晝夜嚴緊縱縫雨雪並押隊

官並不得離隊每營留五匹馬並鞍轡放飼防有警急

即令馳告至夜每隊前百步外各著聽子二人一更一

替以聽不虞

至西部都尉府

地理志失載治所後書西羌傳和帝時曹鳳為金城西

部都尉屯龍支元和志鄯州有龍支縣明志西甯衞東南有龍支城吐蕃曰宗哥城

羌豪相數責

吳子論行善行閒諜輕兵往來分散其衆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謂事機

疏捕

說文疋或曰胥字小司徒注胥伺捕盜賊也釋名疏索也胥疏義同左傳蒲胥之市呂覽行論作蒲疏之市

徼極廼擊之

說文彴徼彴受屈也子虛賦作徼䢔徼字當作儌从彳乃邊徼此極

字誤司馬法嚴位篇凡戰擊其倦勞避其閒窕

鮮水上者

後書段熲傳注今鮮水在今甘州張掖縣界一名合黎水名鮮水一名羌谷水水地記鮮水今之青海番名呼正義一

呼淖爾

微將軍誰不樂此者

顧炎武曰微字當屬下句言豈獨將軍苟安貪人人皆

欲爲之

酒泉侯奉世

侯當爲候奉世即馮奉世

五星出東方

天官書五星分天之中積於東方中國利積于西方外國用者利

太白出高

天文志出而高用兵深吉淺凶角敢戰吉不敢戰凶

守有餘

孫子形篇守則不足攻則有餘曹操曰吾所以守者力不足也所以攻者守有餘也

不致于人

見虛實篇杜牧曰不就敵人恐我勞也

六月戊申奏七月申寅璽書報從

容齋隨筆金城至長安一千四百五十里往返倍之中間更下公卿議臣而自上書得奏報首尾纔七日爾按初學記二十漢舊儀驛三騎行日夜千里爲程

徐行驅之

司馬法天子之義逐奔不遠縱綏不及不遠則難誘不及則難陷

失此二冊

按前一策孫子所謂上兵伐謀也不得已而用兵釋罕开誅先零所謂其次伐交也前策不行故堅持釋罕誅

零之議後策不行邊儲空虛故堅持屯田之議

茭藁至六石

孫子作薏其秆一石注石百二十斤

臨羌東至浩亹

元和志浩亹故城在蘭州廣武縣西南一百三十里蘭州西北至鄯州四百里一統志臨羌故城在西甯府浩亹故在碾伯

縣東

美地薦草

韓非內儲說獸鹿唯薦草而就齊物論音義司馬云美草也

從枕席上過師

大戴記王言篇明主之守也必折衝乎千里之外其征也衽席之上還師

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

明史兵志明史北邊地東起鴨綠金地理志肇州始興縣有鴨子河明志自在州東有鴨綠江即一也西抵嘉峪關中包大甯開平東勝居庸左轉昌平州西北有居庸關爲漁陽薊州盧龍永平府當山海之交有關曰山海關永平府東北舊有榆關洪武初改置山海關外爲遼陽鎮孤懸千里三面臨邊一面阻海惟山海關一綫內通前代俱郡縣其地漢遼西遼東郡明改置衛所居庸右轉循西山山北皆

塞外其邊鎮曰宣府漢上谷郡下洛縣地明萬泉都司今宣化府大同今山西大同府宣府設衛開平東接大甯西聯獨石唐新州龍門縣地而開平興和有守禦千戶所萬全爲要地永樂中開平徙獨石地理志又云宣德五年移開平于雲州之獨石地平宣府遂稱重鎮大同川野平曠故寇鈔特甚西則平虜威遠府西有平虜威遠二衛按金志桓州本威遠軍中右衛水口西有大同右衛水口蓋黃河口皆敵南窺應朔之路東則天成陽和府東北有陽和天成二衛皆入順聖諸川之衝金志西京路弘州有順聖縣本安塞軍明志興和所西有順聖川東西城而平虜西連老營堡與偏頭關近太原府河曲縣北洪武初置偏頭關與甯武雁門爲三關方輿紀要云是爲外三關套部南行首涉其境故大同頗難守居庸之北舊松林百餘里中有

60X

門道騎行可一人即元札八兒導兵南入處紫荊倒馬二關扼焉蔚州廣昌縣東北有紫荊關按易州界南有倒馬關接定州界爲內三關右轉爲雁門代州北寧武代州崞縣西北今置府于此偏頭三關隸山西鎮東扞代郡外斷雲中內經太原北境西盡雍河而雁門絕險自偏頭逾河稍南爲陝西有三邊四鎮陝西榆林甘肅二巡撫延綏寧夏固原甘肅四鎮界榆林舊治綏德漢膚施縣地唐爲綏州明爲綏德州守在東勝一統東勝州故城在歸化城西黃河東岸後東勝內遷失險洪武初置東勝左右二衛于此永樂初二衛內徙界而延綏徙榆林由黃甫川一統志黃甫川在葭州府各縣東六十里西至定邊營榆林衛西有定邊營接寧夏花馬池界今爲榆林府定邊縣千二百餘里墪堡勾連橫截套口西路寧固二鎮寧夏西北

即賀蘭山也元和志其抵河之處亦名乞伏山在黃河西從首至尾有像月形東南阻河內有漢唐二渠險固饒沃守在花馬地關一統志花馬在甯夏府靈州東花馬池西包固原其中固原州者故開成縣一統志本府安定郡高平縣界自失河套鳴鏑內馳乃升縣為州與甯夏相唇齒其自賀蘭又西至鎮番極于甘肅明置甘州五衛于張掖肅州衛于酒泉涼州衛于武威西甯衛于湟中即金城郡又置山丹永昌鎮番莊浪四衛永昌以下並武威地列鎮河外薄於砂磧而肅州西七十里為嘉峪關左右羌戎又稱斗絕按明于敦煌故地置沙州衛今為安西州

木樵

莊子徐無鬼君亦必無盛鶴列于麗譙之間郭象云鶴
列成兵也麗譙高樓也
不苟接刄
六韜軍勢篇上戰無與戰故爭勝于白刄之前者非良
將也
持橐簪筆
晏子外篇擁札摻筆給事宮殿中晉輿服志筆者白筆
也三臺五省二品文官簪之王公侯伯子男卿尹及武
官不簪加內侍位者乃簪之手版即古笏矣手版頭有
白筆又八座尚書荷紫以生紫爲袷囊綴之服外加于

左肩者周公負成王制此服衣 按此說謬成王年已十二或云漢世用盛奏事負之以行 按漢尚書當奏事張安世始終在尚書省故持囊簪筆 齊書輿服志肩上紫祫囊名曰契囊世呼爲紫荷 按梁書劉杳說舉此事爲張安世傳

與歙侯戰

陳景雲曰赤谷城在烏孫西偏與康居相接據匈奴傳康居亦有歙侯之官且與烏孫連兵日久此與歙侯戰者謂康居所遣將常惠屯田烏孫時漢與烏孫甚睦不嘗有交戰事

遷郎中車騎將軍

按文衍軍字蓋辛慶忌爲長史巳六百石又舉茂才爲

車騎將秩千石也下云爲校尉則秩二千石也

折衝厭難

齊策蘇代說閔王曰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說苑尊

賢篇遠乎賢者之厭難折衝也

號爲鮮明

續輿服志紿辟車鮮明卒備其威儀

王翦頻陽人

耀州志頻陽故城在富平縣東北五十里今屬西安府

郁郅

一統志郁郅故城今慶陽府安化縣治

襄武廉褒

一統志襄武故城在鞏昌府隴西縣西南

傳常鄭甘陳傳

傅介子

西京雜記傅介子年十四好學書嘗棄瓢而歎曰大丈夫當立功絕域何能坐事散儒

鄭吉會稽人

後書鄭弘傳注謝承書曰弘曾祖父本齊國臨淄人官至蜀郡屬國都尉武帝時徙强宗大姓不得族居將三

子移居山陰因家爲長子吉雲中都尉西域都護寶字

記都護門在會稽縣南二里此即鄭吉遺宅樂史以爲晉王薈傳僞也

兜訾城

方輿紀要兜訾城在廢庭州境庭州城在火州北四百十里

投石拔距

史記王翦傳軍中戲投石超距成二年傳高固桀石以投人僖廿八年傳距躍三百張晏解皆是師古所說自是後世拔河之戲唐書兵志壯者爲角抵拔河之戲通鑑中宗景龍三年二月幸玄武門觀宮女拔河胡三省云以麻絙巨竹分朋而挽水謂之拔河

以定務負非此拔距也齊書王敬則傳善拍張跳刀高與白兵志鄉兵眞定之井陘曰虎幢等陳書黃法𣰰距躍三丈明史螞螂手善運石遠者百步

試弁

呂覽古樂篇帝嚳乃令人抃注而手相擊曰抃文選思玄賦注抃手搏也晉樂志百戲有神龜抃舞

山陽瑕邱人

一統志兖州府滋陽縣漢瑕邱縣宋大觀四年避先聖諱改曰瑕縣尋又改爲滋陽明成化閒易滋爲嵫故城在縣西二十五里

呼偈堅昆丁令

魏志注魏畧曰呼得國在葱嶺北烏孫西北康居東北堅昆國在康居西丁令國在康居北勝兵六萬人或以爲此丁令卽匈奴北丁令而此丁令在烏孫中明有北丁令西丁令也呼偈卽呼得李德裕會昌一品集賈耽古今四夷述云黠戛斯古堅昆國

都賴水中

通典一百九十三 康居國王亦在蘇薤城卽都賴聲同按西域傳康居有小王五一曰蘇薤王治蘇薤城隋書西域傳米國都那密水西曹國何國都那密水南皆舊康居地蓋那密水爲彼土大水卽都賴水

闔蘇

後書西域傳奄蔡改名阿蘭聊北史西域傳粟特國在葱嶺之西故名奄蔡一名温那沙寰宇記十三州志云奄蔡粟特各有君長而魏收以爲一國謬也粟特温那沙皆闔蘇聲之轉胡廣所言誤也

北擊伊列

魏畧伊刖國在康居北寰宇記康居與粟弋伊列鄰按

至闐池西

新唐書西域傳于闐國有玉河

康居副王抱闐

隋西域傳有抱怛國通典引韋節西書記云親問其國

人並自稱挹闐又按漢書陳湯征郅支康居副王挹闐

抄其後重此康居之種類然傳自遠國夷語訛舛莫知

根實今書作抱闐又傳寫之訛西域傳康居小王五曰

奧鞬王當卽抱闐記者互異不考耳

男開牟以爲導

孫子軍爭篇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

策慮愊億

方言愊幅滿也腹滿曰幅又臆滿也郭云幅臆氣滿之

也億與臆憶通用師解爲憤怒非也

周書曰記人之功至宜爲君

今周書佚此文賈子大政篇易使喜難使怒者宜爲君

識人之功而忘人之罪者宜爲貴

宜封竟爲新都侯

竟當作弃

玄門開

范望太原注沈首土爲中宮下爲玄龍已蟄而出是則玄

門開也宋書符瑞志易傳曰冬龍見天子亡社稷大人

應天命之符

五府舉

百官表是時丞相匡衡御史大夫李延壽車騎將軍許嘉大將軍王鳳右將軍王商

墊婁地

鄭氏音婁爲羸是猶能鳴其處師古妄改非也

儁疏于平薛傳

櫑具劍

說文櫑龜目酒尊刻木作雷雲象此亦當刻木柄象雲雷後世班劍制蓋如此晉灼所說蓮花形今儀衛陌刀有此象

劍者君子武備

初學記廿二賈子曰古者天子二十而冠帶劍諸侯三十而冠帶劍大夫四十而冠帶劍庶人無事不得帶劍

太剛則折

說苑敬愼篇桓公曰金剛則折革剛則裂人君剛則國家滅人臣剛則交友絕

右將軍勒兵

是時衞尉王莽爲右將軍

春秋是之

穀梁傳亦和同其說范甯云不達其義江熙曰經云納衞世子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稱世子明正也明正則拒

之者非邪按以論語不爲衛君辭之則公羊之邪說著矣

東海蘭陵人

于欽齊乘二疏宅在嶧州東四十里羅縢城墓亦在焉城周五六里土人指以爲宅按嶧州故承縣今改蘭陵縣

富者衆人之怨也

韓詩外傳李克曰富者則貧者惡之

東海郯人

說苑貴德郯作下邳二縣同屬東海

竟論殺孝婦

搜神記于公辨東海孝婦之冤而天大雨長老相傳云孝婦名周青青將死車載十丈竹杆以懸五旛立誓於衆曰青若有罪願殺血當順下青若枉死血當逆流卽行刑已具血青黃緣旛竹而上極標又緣旛而下

北面備弟子禮

後書朱穆爲侍御史同郡趙康隱武當山以經傳教授穆時年五十乃奉書稱弟子及康沒喪之如師古人宜成名立猶折節如此

大錄于君

論衡正說篇尙書說曰言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

任大總錄二公之事蔡邕楊秉碑統大錄之重按此今文尚書之說王肅及僞孔傳從之魏晉後錄尚書事者謂之錄公本此

經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稱經者古文尚書也孔安國堯曰注此伐桀告天文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按周注內史過曰其在湯誓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韋昭注云湯誓商書伐桀之誓也今湯誓無此言則已散亡矣然則西京時眞古文應有之孔安國親傳古文何用引墨子故近人劉明經文淇疑論語孔注亦非眞本也

醞藉

古惟作温藉通作蘊爲醞非也鄭箋小宛詩温藉自持祭器注温藉重禮疏引皇氏云温謂承藉凡玉以物緼裹承藉君子亦以威儀擯相以自承藉今定本作温字又當云温潤相承藉也內則注温藉也承尊者必和顏色酷吏傳尹齊少温藉是俗體之未盡刊改者師古改作醞而解爲醞釀按禮經並無醞字至其妄撰匡謬正俗反譏鄭不當改讀爲蘊然謬與俗莫如師古也

縣其安車

曲禮注安車坐乘若今小車也正義庾蔚云漢書駕一

馬而安乘也白虎通致仕篇縣車示不用也

此漢之始祖

唐世韓愈等禘祫義蓋惑于此王安石則悍然行之遂于大祖之外別創一始祖名目則平甞其始作俑者也何焯曰臨川新安廟議所本然太上皇未可援后稷太王王季爲比孟子但言以天下養非文王之聖周公亦不敢以配天也

勃海鹽池

水經注清水清河又東逕漂榆邑故城南俗謂之角飛城趙記云石勒使王述煮鹽于角飛即城異名矣魏土地

記曰高城縣東北百里北盡漂榆錐指云漂榆城在今靜海縣北東臨巨海民咸煮海水藉鹽爲業按勃海今之河間天津滄景州地一統志鹽水沽在天津府東南六十郎古豆子䲔唐書竇建德僞遁云亡入豆子䲔中名勝志滄州清池郎古鹽池輿地志云淸池在東南二十里其水澄淸味鹽未嘗柏涸

上尊酒十石

如淳注引漢律自是實事師古至妄庸乃駁漢律乎按齊民要術有造粱米酒法四時皆得作笨麴一斗殺米六斗大率一石米用水三斗又穄米酎法笨麴一斗殺米六斗計六斗米用水一斗一石米不過一斗糟悉著

甕底酒色似麻酒先能飲好酒一斗者惟禁得升半飲三升大醉一斗酒醉二十人又黍米酎法亦以正月作七月熟笨麴一斗役米六斗悉用穄酬法芬香美釀皆亦相似多飲殺人又粟米酒法惟正月得作餘月悉不成用笨麴不用神麴按本麴專造酒者後醫家造神麴專以供藥力李時珍曰蓋取諸神聚會之日造之故得神名愚謂以神對笨自是造法大有遲速不因取日得神名也要備又有造神麴法卒麴末一斗水八斗殺米一石四酘畢四七二十八日酒熟貧薄之家所宜用之又魏武帝上九醞法奏曰九醞春酒法用麴二十斤流水五石臘月二日漬麴正月凍解好稻米三日一釀滿九石米止若以九醞苦難飲

增為十釀易飲不病九醞用米九斛十釀用米十斛俱用麴三十斤但米多少耳此則稻粱穄黍粟各有釀法其厚薄之齊即為上中下尊之差稷即穄也呂覽本味注穄關西謂之糜冀州謂之緊羅願云稷穄粢皆一物語音之輕重也本草別錄稷入上品粟入中品羅願云粱今之粟類今人以穀之最細而圓者為粟則粱是其類李時珍曰黏者為秫不黏者為粟故呼此為仙粟北人謂之小米又陶弘景云穄米與黍米相似而粒殊大則粟米與稷米又粒大小懸殊師古以為稷即是粟眞不辨菽麥之徒矣又晉書劉弘傳為荊州刺史下教云酒室中齋中酒聽事酒假酒用麴米而優劣三等皇甫松醉鄉日月以家醪糗觴醉人者為君子以家醪黍觴醉人者為中庸以巷醪麥觴醉人者為小人此並上中下三尊之說也

哀鰥哲獄

今呂刑作哀敬折獄書大傳子曰書曰哀矜哲獄此訛

矜爲驟焉融曰折智也折與哲同

王貢兩龔鮑宣傳

遷九鼎於雒邑伯夷叔齊薄之

周書克殷解命南宮伯達史佚九鼎三巫按班之言本于左傳桓二年師古漫引叩馬而諫吳仁桀所云大非班氏本旨

園公

隸釋有圈公神坐神祚機圈稱陳留耆舊傳自序云圈公爲秦博士避地南山至稱十一世而陳留志又云園公姓庾字宣明常居園中因以爲御覽八百廿四風俗通園

氏四皓園公亦作圓庾信哀江南賦敘世系仍之元和姓纂

本風俗通按漢隸既有明文以園爲正

黃公

吳志注會稽典錄虞翻對太守王朗曰鄞大里黃公潔己暴秦之世此黃公爲會稽人也姓字譜云夏黃公姓崔名廓字少通齊人隱居修道號夏黃公恐出僞造

甪里先生

甪當爲角甪廣博物志陳留志云河內軹人角里先生

四人既至

廣博物志應曜隱于淮陽山中與四皓俱徵獨不至時

人語曰商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

谷口有鄭子眞

皇甫謐高士傳鄭樸字子眞修道靜默世服其淸高大將軍王鳳以聘之遂不屈

蜀郡嚴君平

高士傳蜀有富人羅沖者問君平曰君何以不仕君平曰無以自發沖爲君平具車馬衣糧君平曰吾病耳非不足也我前宿子家人定而役未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我以卜爲業不下床而錢自至猶餘數百塵埃厚寸不知所用此非我有餘而子不足耶沖大慚君平歎

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竟不仕

導之以善

大戴立孝與父言言畜子與子言言孝父與君言言使

臣與臣言言事君

著書十餘萬言

作老子指歸

及雄著書至二人

按法言淵騫篇或問子蜀人也請人曰有李仲元者人

也不屈其意不累其身曰是夷惠之徒與曰不夷不惠

可否之間也皇甫謐高士傳李弘字仲元蜀人居成都

之圭里星中化之斑白不負擔男女不錯行弘嘗爲縣

令鄉人共送之元無心就行因共酣飲月餘不去刺史

使人喻之仲元曰本不之官

琅邪皋虞人

一統志皋虞故城在萊州府即墨縣東北今名皋虞社

寰宇記縣東北五十里

細旃之上

韓詩外傳天子居廣廈之下帷帳之內旃茵之上

欲治之主不世出

文子下德篇欲治之主不世出可與治之臣不萬一

仁壽之域

徐幹中論夭壽篇有三壽五福一曰壽此王澤之壽也詩曰其德不爽壽考不忘此聲聞之壽也孔子曰仁者壽此行仁之壽也

貴賤有章

管子立政雖有賢身貴體無其爵不敢服其服雖有富家多貲無其祿不敢用其材

王陽能作黃金

風俗通正失曰語曰金不可作世不可度王陽居官食祿雖爲車馬衣服亦能幾何何足怪之乃傳俗說班固

之論陋于是矣

宮女不過九八秣馬不過百匹

檀弓注舜三夫人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春秋說云天子取十三一聘九女諸侯不再娶其制也說文餘穀食馬也鹽鐵論散不足篇古者諸侯不秣馬天子有命以車就牧此俗說也

吾何僭矣

公羊昭廿五年傳昭公語子家駒曰吾何僭哉

廼日步作之

廣韻步馬習馬孫愐按左傳左師見夫人之步馬字不從馬按周禮庾人職教駣攻駒注教駣始乘習之也今

俗謂之溜馬亦曰壓馬

雖百子何以加

　晏子外篇景公曰五子不滿隅一子可滿朝

捽屮杷土

　鹽鐵論水旱篇貧民或木耕手耨法言修身篇簞瓢捽茹方言杷宋衞之間謂之渠拏郭云無齒爲朳則杷有齒矣韓詩外傳八譬猶兩手杷泰山

是爲賢耳

　以上語與新書時變篇同彼正言孝文時風俗如此

隨王歸國

固辭梁元帝金樓子襲舍初仕楚王非其所欲見飛蟲觸蜘蛛網而死嘆曰仕宦亦人之羅網也遂掛冠而退時人謂之蜘蛛網隱

爲重泉令

一統志重泉故城在華州蒲城縣東南寰宇記縣南五十里

聞之白衣

白衣謂庶人道路之言耳何必以官府給使爲白衣韓昌黎詩白布長衫紫領巾差科未動是閒人亭長掌固

舊唐書職官志檢校省門戶倉庫廳事陳設之事 陳鴻祖東

城父老傳云老人早時行都市間見有賣白彩白疊布行鱗比廛間近者老人閱街衢中東西南北視之見白衫者不滿百人豈天下盡執兵耶按此則村氓正著白衣也

若同產同產子一人

按此宋致仕蔭補之法職官志云曾仕宰相相及見任三少使相三人曾任三少使相執政官見任節度使二人太中大夫以下及侍御史一人此同產同產子宋文臣蔭補之法一品期親補承奉郎

舍家居在武原

方輿紀要武原城在邳州西北八十里

勿隨俗動吾家

種柏作祠堂皆于冢畔即是隨俗動冢豈謂發掘之禍

膏以明自銷

莊子人閒世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御覽引蘇子云

蘭以芳自燒膏以明自焫

高城人

寰宇記高城故城在滄州鹽山縣南四十里

東州丞

方輿紀要東州城在河間府東北六十里俗名如林鄉

去法駕駕一馬

一馬則軺車庶人所乘也册府元龜五百八十八景雲二年

八月皇太子釋奠國學有司草儀注令從臣皆琴馬着
衣冠太子左庶子劉子玄進儀曰按江左官至尚書郎
而乘輕馬則爲御史所彈

民有七死而無一生

慎子鬻子語曰聖王在上位無軍兵之事則民得一生
無凍餒得二生無夭遏之誅得三生無厲病得四生

倉頭廬兒

守舍兒也孫子注所謂家子漢舊儀掖庭有廬監入官
奴婢擇給書計從侍中以下爲倉頭青幘與百官從事
從入殿省中續漢志注風俗通曰尚書御史臺皆以官

倉頭爲史主賦舍守門戶
姦人之雄
荀子非相篇姦人之雄聖王起所以先誅也
白虹奸日
集韻奸蟲名一曰犯也
毣毣
方言純毣好也郭云毣毣小好皃
少豪俊易長雄
褚先生田仁傳任安以爲武功小邑無豪易高者也
被虛僞名

六韜上賢篇朴其身躬惡其衣服語無爲以求名言無欲以求利此僞人也

蔣詡元卿

初學記八十三輔決錄曰蔣詡舍中三逕惟羊仲求仲從之遊二仲皆推廉逃名羣輔錄羊仲求仲二人皆治車爲業挫廉逃名蔣元卿之去兗州還杜陵荆棘塞門舍中有三徑不出惟二人從之游見嵇康高士傳

漢書疏證卷三十一　終

浙江書局刊

丁立誠校

吳士鎔校

高復祥校